

说 孟

生活在今天的我，有时也不免会替古人设想着 因为我以为一个“古”字并不能把他们和我们完全隔开，甚至反而更逗人思绪；我知道很多古人几乎只是在为天下后世而活着的。我们这些后人如果连想也不想一下他们，则未免有些薄情。

我想古代的那些圣贤们，其实他们活得很苦。更具体地说象孟轲这样的“亚圣”在人间行走更是不容易。从他那里我甚至得出这样的感触：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个“儒者”，那是他的不幸；如果一个人终于选择了“儒者”则是他的悲哀。然而也因此成就了他，否则，我们上哪儿有这么多圣贤呢？

人们由于看多了、看惯了那些苟苟营营、急功近利的读书人，便以为儒者都是些名利之徒，也和名利之徒一样地贪图名利，这真是绝大的冤枉！天大的误会！那些人最

多只能算个“毛儒”。真正的儒者若孟轲者，是很不在意、甚至是鄙薄名利的。他们到这个世上来似乎并没带来肉体，发愿立誓要过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生活。然而不幸也就在这里埋下了种子。因为他们的所谓的精神生活，乃是以现实社会尤其是世俗政治为对象和内容的，并且，他们对现实的态度，又是把它看成“一团糟”为前提的，于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便是思索如何挽救这一团糟。而挽救的办法，似乎只有一个：回去，回到遥远古代的圣王盛世去。

且不说这些想法能否实现，仅就其看现实的眼光和态度来说，就知道他们已命定地永远地不能开心：作为一个现实世中的人，如此看坏这个现实世，又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，也不甘心混合进去，这日子该咋过呢？那心情能好么？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从精神上把自己从现实世中解脱（或曰提升）出去。

可是问题也就追着屁股跟来了！且不说这种解脱（或提升）能否奏效，仅就其“精神”说来，他们的思索在前提上已是“先天”

不足。这不是他们未必能意识到，便是意识到了，他们也不可能改变或放弃，因为一如此便等于宣告其“精神生活”的毁灭。比如象孟轲这样大智大慧的人，未始不知道人性“本善”之说的片面，他即使知道了，也得硬着头皮坚持下去，因为他可是全指望着用这“善”来对抗满眼的“恶”的，并且在此前提下构建其全部政治伦理学说、也以此作为其全部人生的内在生命。所以他不能不捍卫，他不能不坚持，于是他就会说：“吾非好辩也，吾不得已也！”谁能说清这话里包含多少种滋味？作为一个思想者，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，那是不幸；意识到了又不得不死命维护，则是一种悲哀。

为了膨胀自己的精神生活，他们也必然地一定程度地放弃自己的物质生活，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，象颜回那样，吃粗食、喝凉水、住穷巷……人不堪其忧，而颜回不改其乐，于是忧便是乐，乐便是忧。孟轲也不止一次说过：寡欲、寡欲、再寡欲，真不知他是在教人，还是在自励自慰？然而，正象孔、孟都承认的那样：食、色、性也，人之

所大欲也。既是人之大欲，圣贤也不能例外。然而他们必须压抑、克制，那滋味想必不会很好受。我就不相信，当他们饥肠辘辘时见了烤羊肉会不嘴馋！然而他们反说“乐”因为他们是“精神”的人。那么我们不免要问：为什么一定要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呢？更进一步问：为什么要把好端端一个完整的人拆开来呢？

不幸还不止这些，悲哀也还没有完，儒者们总是戚戚惶惶、泣涕沾襟、愁怅慨叹，仿佛社会亏待了他们，其实很多原因是他们自己。社会就整体上说，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它。象孟轲，满眼都是病态的社会、病重的人，一辈子都在忙着去救治世道人心。就算那世道人心确须救治，可他又是怎样的救治哟！他的那些药方，不是过时，就是不切实际，或是烦琐难会，难怪司马迁说他迂阔而远于事情。宜乎要被社会所冷落，时人所不取，人们凭什么要对不能治病的郎中报以厚遇呢？

而且，他们立志要救治现实，而言行效果无宁是在维护现实。因为造成那种丑恶现

实的，其实是君主王侯等统治者，但孔孟的伦理设计却是要维护他们的统治。孔孟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，却把问题向“文化”上转移，说是“礼崩乐坏”造成的。这实在是避开现实，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救治现实呢？真正能救治那种现实的力量乃是广大民众，但孔孟偏偏要把他们说成是“野人”、“小人”，说他们难养、难教，只配过着勉强温饱、不致冻馁而死的生活，而且必须恭恭敬敬、规规矩矩地去养“君子”受君子的“治”。这样的论调，这样的圣人，老百姓会发自内心地热爱、膜拜么？难怪他们要围攻、驱逐、嘲弄、调侃这些圣贤。然而孔孟不是反躬自省，而是骂他们是“鸟兽”。自己的学生有时憋不住了，提出疑问，他们便斥道“放肆”！可是不少人还说他（孔子）“循循善诱”呢！

显然，片面的理论和偏激的行为，既不能真正解救社会，也不能真正充足精神，最终是不能完成“人”。因为“恶”同样是人的“本性”之重要内容，忽略了这一点，就不可能建立一套真正合乎全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制度体系，也就不可能发现并利用“恶”所蕴

含的积极力量。被其一味地陶醉的原始的质朴和“善良”只是童话不是科学。人类既然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，就不可能把他们再拖回去，正象你不能把成人变成婴儿一样。原真的善不是靠倒退所能够获得的，必须靠人类不断的前行。因此，企图简单地通过放弃物质性的东西而单纯地达到精神的充足、完成本质的人，那只是稚子般的幻想。精神的独立自足、自由自在固然是人的本质要求，但这必须经过艰苦的过程才能获得。这个过程不是住在穷巷陋室里的“冥悟”也不是赤身裸体“坐忘”而是对物质性约束的克服——人类对物质性东西的发现和竭力竭智的占有，其实也是对它的克服，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，其本质也应视为人类对物质制约的克服，我无意鼓吹纸醉金迷的单纯物欲生活，相反，物质的克服应具有精神内涵。——走出这个过程人才能找回自己“失落”了的本质。这一点现代人看得比较明白，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向“物质”世界进军这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“人欲横流”或“唯利是图”。什么时候人类既克服了外部世界的物

质制约，又克服了自身的物质制约，那么精神的绝对自由、完全意义上的人也就实现了。想避开这一过程，指望在疏食瓢饮，小国寡民状态下达到这至高境界，便是幼稚，或是怯懦、或是愚蠢。正是出于这种认识，我敢断言：儒家学说（或者再加上道家、佛家）不免是贫困的学说，既不能真正解决世道，也不能真正完善人心。如果我们打算走向未来，对它们就不应存过多的幻想。

我这样说话，意在强调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理论和原则、方法，是很不成熟、很不严密的，因而在实际中也是难以有效的。即使是在古代中国，也没有哪位成功的帝王和‘太平盛世’是单凭孔孟儒学达成的。秦始皇不必说了，就是‘独尊儒术’的汉武帝，天知道他那“儒术”里边糅进了多少“旁门左道”甚至可以说完全按照孔孟那一套来治政，要么是停滞，要么就是倒退，二者都是失败的政治。

那么，孔孟就一无是处了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称他们为‘圣’？

这应另作别论。我以为孔孟尤其是孟

子，自有其伟大和成功之处，这也是后人推重他们的原因所在（统治者的利用暂且勿论）：即他们在长期的不幸和悲哀中所形成的人生态度、人生智慧、处世技巧和人格特点。而这一切几乎无不是关于对恶劣处境的隐忍、对抗、周旋和解脱等等的，因此，象孟子，更应该是那些多灾多难，艰迫困苦中的读书人的圣人。如果你用心读完了孔子和孟子的言论，尤其是他们在较为轻松时的谈话，你就会获得这种印象：他们的志向是远大的、追求是执着的、毅力是坚韧的，但同时，又是无所不可，无适不宜的。可以出仕，也可以退隐；可以干禄，也可以拒禄；可以傲视一切，也可以卑躬屈膝；清贫是一种美德，但卑贱可能是一种耻辱；应该认认真真、谨小慎微，也不妨放浪形骸，且狂且狷；为帝师王佐尚嫌不足，但做个小小看门人也可以心安理得；活着是美好的，但死了也很伟大……尤其是那些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，可以让无数不如意者左右品味，反复咀嚼，余香满口，时时搔着心灵的痒处，叫人顿开茅塞，拍案叫绝……这些态度、智慧、

技巧、人格等等，可以教人如何在恶劣的处境里不致太痛苦、太失落、太绝望、太软弱、太贫乏……当然也是得意者们用来安慰和鼓舞那些失意者们的好材料。所以，人们终于没能忘记孔孟，并且还经常记起他们；时不时地把他们捧出来，装点一番、端详一阵、赞颂一通。至于统治者打他们的主意，那用意更是路人所知的，无须赘言。

常言道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所以人们不能没有他们。常言又道：“可与人言只二三”，所以人们喜欢重复圣人的话，看去是“我注六经”其实是“六经注我”。于是圣人们的“行情”经常看好。

这么一来二去的，便使圣人变得很厚重、很深邃、很博大，其中有历史的积尘，有文化的叠彩，也有心理的重合，遂使我们每想到圣人，便生出格外的沉重感。的确，要让今人的心灵之光穿透圣人身上的层层屏障，是很艰难的，但心灵总是不愿放弃这种努力。范炯先生说我们来“素描”吧，大家便应之曰可，于是，我便“领走”了孟轲。

顺便交待一下，为了更接近“素描”我

让一块美玉出面作为叙述者，这虽有偷懒之嫌，但也有她的独到之处。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代表我的，但有些议论，则是我代表她，有时是我撇开她。总之，如果读者从本书中能领略到一位既普通又鲜活、清清爽爽的孟子，我便于愿足矣！

陈 飞

1992 年春月丽日

于天心居

背影：人生之旅——

辗转王国之间

作为本书的主人翁，孟子，在中国大约算得上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人物了，即使在世界上，他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。孟子的名气大，开始于两千多年前，这千百年来，他的形象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笔调、不同的方式刻画着、描绘着、摹仿着、复印着，一层一层，一番一番，线条交织，色彩叠加，每一位描画者都在用自己手里的笔和彩，突出着、强调着这位本来就不简单的人物，终于使他的模样变得越来越厚重，过多的亮点，反使其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以致一般的人们要想简洁明快地说出这位有名人物的形象来，竟觉得很不容易。因此有必要来一番清理，洗去铅华，还其本质。如果能将其身上过多的色彩层层揭去，

仅以一种朴素的笔触，作扼要的勾勒，略分其明暗，突出其高光，其效果或许别有意味。这在绘画学上近乎“素描”。

不过，作为本书的叙述者“我”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，甚至根本就不知“美术”为何物、何技、何道。我只能以我的口说出我的心中所感、意中所思，但我会尽量说得象“素描”。

我之所以敢于如此自任，乃是因为我和孟子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。论年纪，我要比他大得多，只是在认识他之前，我正过着一种山野泉林生活，对他一无所知。后来我被一双温柔的手捡起，又经过她的精心磨洗打琢，使我变成一颗倒挂着的桃子的模样，人们一般也把这样的形象称作“心”象。后来这双温柔的手又把我郑重地悬挂在她的宝贝儿子的脖颈上。

长着这双温柔的手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千古以来传为母亲典范的孟母，她的宝贝儿子就是本书的主人翁孟子。而我，读者们也许早已看出来，正是一块来自旷野，经受琢磨以后的玉佩。不瞒你说，我对自己的质

素和形状还是颇为自得自赏的，我是那样的纯净、精晶，玲珑剔透，而且，我的身子总是温热的。如果你有幸能触摸着我——当然，我是孟子的心上爱物，一般人是无幸见到的，更别说是触摸了，——你会感到我既是坚强的，但又是柔软的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是一件宝物，一块美玉。

记得当年孔老夫子，身上也有一块美玉，这成了他一生的极大安慰。他的那块玉不知得自何处，似乎是自己捡来加工的。他对他爱护有加，专门制作一具精致的玉椟存放她。孔老夫子整天抱着装着她的玉椟，茫然叹道：“我要卖掉她 我要卖掉她 但是要有好价钱！”后来终于没碰上好价钱。那玉如今流落何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旷野的时候，曾经和她有一面之缘，那时正是雨过天晴，我被这秋日的雨水冲洗得内外清爽，透体晶莹。我喜不自胜，便来到山泉边照照自己的美姿容。忽然见到从上游的泉流里传来低低的哀怨声，越来越近，到跟前，我才看到是一块美玉。老实说，她的模样也真不差，只是容颜憔悴，一副愁眉苦脸。我问

她：“你是谁 从何处来？”她慨叹道：“我是美如斯，你还记得吧，孔子在世时不是经常对人说有美如斯、有美如斯么？我就是孔子的美如斯呀！他老人家在的时候，整天把我抱在怀里，想寻个好买主卖掉我。可是，到死都没遇到识家。孔子那年，自知不会久留人世，便带我来到河边，面对流水，他对我说，‘如斯你去吧 我快死了 也该放你去寻一个好去处了。’说罢 便把我抛进急流 我顺着流水而下，很远了，还听到他老人在叫着我的名字：‘逝者 如斯夫 逝者 如斯夫！’叫得我心里好难受。”

听着美如斯的话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鼻子眼睛都发酸，唉，谁叫我们是同类呢？谁知道我自己的将来又是怎样的命运呢？看着美如斯 我也不禁黯然：“如斯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？”我问她。

“还能到哪儿去？夫子放我去寻好去处，这是他的一片仁爱之心，可是，我又怎能忍心离开他呢？他死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：‘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。’我想 他的灵魂如今一定还在大海上飘荡着，我要去那里，

寻找他。没有我，他的灵魂是不会得到安宁的！”说罢，美如斯朝我挥挥手，严重地说：“别了，好自为之。你比我的质素好，也许会比我幸运些。记住，我们是不能被用价钱来交换的！”

如斯说完便投身急流中，匆匆地去了，如今她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她也许早已寻到了夫子，此刻正伴随着他在海上浮游着呢！

我的确要比如斯幸运些。自从我被孟母悬挂在孟子的颈上后，恰好紧贴着他的心口，每时每刻，都与他形影不离，而且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心跳。我敢发誓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打算把我卖掉，不论别人出怎样的价钱。而且孟子的一生不象孔子那样担惊受怕，艰辛备尝。更令我感动的是，他时刻把我贴在心口，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，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对我不礼不恭或不敬。直到他死去，仍然把我带在心上。

在那黑暗的墓穴里，我亲眼看到孟子的躯体一天天地腐烂下去，最终变为泥土。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这样化入了大地。可

是，他对我的痴情，我又怎能忘记呢？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重返人间，将他的思想和灵魂再现给人们，而且也只有我最适合做这种事情。

恰好那些年，有一场天翻地覆般的大变动，把我从幽黯的地下推到光白的地上来，于是我开始艰难的也是漫长的跋涉，沿着历史崎岖之路，走遍了千山万水，看惯了世态炎凉，也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我的已故主人的传说。他们有些说得对，有些说得不对，我感到我不应该再沉默了。

如今让我来‘素描’我的已故主人，也有许多不便处，毕竟，我对他的感情太深刻了，这也许会影响我的判断的准确性。为此，我将尽量讲述事件和问题本身，让读者自己去作判断，下结论。另外，离开他已经二千多年了，我感到自己也在发生变化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也可以对他作些评说，当然这仍然只是我的一己之见。我不会因为他曾是我的主人就袒护他，但也不会曲意迎合他人之见，因为我的本质乃是一块洁净无瑕的美玉。

据说，画素描的第一道工序是打形，即勾出物体的大致形象轮廓，这一道做准了，才可能深入完成。在我们的“素描”里这个“形”大概应该相当于孟子背影，其中既包含他的形象轮廓，也包含他所身处的时代、社会的氛围与色调。因此背影又须在特定的“光线”下才能显现。

投射到孟子背影上的光线是复杂的，有自然光，也有人工照明，我不能像科学家那样分析这些光源和光谱，但可以简单描述其中较强的几束，这几束自然地是从很遥远的地方照射过来的，因而我也不免要远远道来。

记得有一种传说，说是天与地本是浑然一体的，象个大鸡蛋。后来这鸡蛋里的清气渐渐上浮，成了天，浊气渐渐下沉，成为地，而处于天地之间的，便是人类世界，于是人们便在这块土地上，头顶着天，脚踏着地地生息起来。